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秋澗集卷四十五

六

詳校官侍讀學士臣沈咸熙

侍讀臣孫球覆勘

總校官降調編修臣倉聖脉

校對官助教臣汪錫魁

謄錄監生臣保英

秋澗集卷四十五

元　王惲　撰

說

遷固紀傳不同說

余讀宋儒論項羽紀傳不同說以謂遷之意秦有天下五載而後楚楚五載而後漢方秦已亡漢未立天下莫有攸屬不可一日無君況封建王侯政由羽出舍羽孰

主哉作紀所以繫天下五載之權也立之傳班固意不過羽不可以抗漢因斷之曰皆非也正以一史之體不得不然爾在遷不得不紀在固不得不傳設使固取遷而紀是天有二日民有二王也其書將載之漢代之首乎次於高紀之下乎其為稱號曰楚史乎曰漢史乎若以封建曰項氏出五年而後漢天下不可無君乃屬之羽曾不察首入函谷者高祖之義師也授降軹道者秦民之真主也天命人心之屬漢明已兆於秦十月五星

聚東井之時也胡不考虞芮之質厥成西伯受命之基也當陽之不馳去昭烈得統之年也若籍者正炎漢之一驅除耳炯才封已叛旋取復失安得為一日繼統之主哉若又曰因之意羽不可以抗漢故傳而遷漢太史也獨可紀羽而肩漢乎余故曰子長之所以紀筆削歷代之史也其意蓋以歷年相承不可中闕猶存夫以月繫時之法也孟堅之所以傳先漢一代之史也余故曰二體有不得不然者矣若宋儒之論恐求之太過耳

讀史

余讀留侯傳云沛公入關見秦宮室之盛帷帳狗馬之富重寶婦女之美欲留居之樊噲進諫子房固知其不聽此正教之使先耳葢良以沛公有為而多慾者也至此天理昧而人欲肆矣非驟能一言回也若已諫不入則莫之繼也故先之以樊噲使抑遏横流少殺其方張之勢繼以苦口逆耳之言警懼啟沃使默識其神器所在何眷眷於此耳高帝能無從乎此乃晉隨會諫靈公

三進及霤然後以趙宣子繼之之義也不然噲沛之屠狗者也安知大漢之為漢張本於此亟當力諫以成高帝之業哉

對張中丞說

或者以張廵守睢陽之事為非曰古之人行一不義殺一不辜雖得天下不為況食邑人以為守乎余以謂不然昔李翰表公握節死事與夫造唐之功嬰城之志亦云詳矣然尚有所未厭者翰特以功利為言未極夫臣

子當然之理行而宜之之義也昔伊川有以武侯所喪
弘多亦以不義不辜為疑者先生曰若殺不辜以利一
己則不可奉天之命討天下之賊殺戮雖多理固無害
且陳恒弑君孔子請討夫子豈得討恒時保不殺一人
耶盜誅弑逆之賊有不得顧焉者余有曰此中丞之素
心也公以一郡守之力横制百萬日滋之寇公豈不審
夫强弱存亡之勢哉正以與城存亡效死不去當然之
理也若無巡則無睢陽無睢陽則無江淮無江淮則唐

之為唐未可知也由是而觀公之心利一已耶為天下耶夫武侯控全蜀之力燃未灰之燼陳恒以穿窬之盜竊一隅之齊耳彼禄賊者豨突之頃九縣飈馳三精霧塞萬姓以之塗炭大駕為之蒙塵其棄城圖存望風奔赴者又何啻廿四郡哉俾唐祚中微禍亂接踵卒至於亡安史階之而已是乃周公所必膺武侯不兩立者也論者不處公以大誼秪擿以抹不至而食盡食盡而及人為非不知李司徒郭中令河朔之舉安陽之役屢戰

屢兆紛紛藉藉草野被血者幾千萬人能必其事事合誼人人得罪於唐室者乎若又曰上以政荒失國乃殘民以復民何罪焉是則李郭亦不義之舉耳傳不云乎臣民之於君猶子弟之於父兄也君父有難臣子奔救餘有不暇顧者若大義既正安得徇夫區區之小節哉不然則石碏不得為臣之純而王陵乃賊恩之大者也

讀張籍書

予讀籍遺文公書大率稱公材識明睿當任著書之事

又曰不以此時著書待五六十後而有所為或有不可及曷可追乎然公之志豈忘夫著述哉原道不曰斯道也堯舜禹湯傳之文武周公周公傳之孔子孔子傳之孟軻軻之死不得其傳焉荀與揚擇焉而不精語焉而不詳又曰小醇而大疵意二子者雖云升堂終未窺其突奥也豈公之心繼孟而下任夫道統者耶何籍之識必待公屢書而後悟哉而伊川亦云公之見道固因文而發耳嗚呼公五十七而殁若假以數年其見於後世

者為何如哉夫五百歲而後命世者出造物者固云靳矣而奪之遽何邪予不得而知也彼籍之慼慼而恐公不及者竟如所言其有見於公也特以陽一陰二之理而言耳道之難明也如此噫

犬相乳說

轉運楊公家有犬生子而斃求哺無所獲鳴咿咿殊可憐有斃犬之母性甚獰既老乳久絶走而顧睞徬徨躑躅即其棲附而乳之既乳而乳真有遂畫活所棄子噫

犬之畜也非有慈祥不忍之性特感於所畜者如此然老而復乳此亦犬之異者楊公北燕人世為鉅族盛年以勇毅從事兵間其活人救物釋難解紛功亦多矣雖歛歴州郡為顯宦其友愛之情日篤一日事姊如事親敬兄如敬長以致弟念天顯兄鞠子哀一門之内兄兄弟弟怡然而理順曖然而氣和若棣華之相承手足之互為用耳何其偉哉傳曰國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葢一家之隆替繫一身所行如何爾其善惡感召殆影響

之應形聲也昔北平王道行於家有猫相乳之兆董邵南孝且慈有雞哺其犬之祥今楊氏犬感於所畜極不忍棄其後之意者表公樂於為善之心油然生於其中也其乳絶復生意者見公福禄將老而未艾也已棄之物遂獲生全意者勉公故舊之恩所當獲也世之人以犬之悲嘷為不祥非犬也殃自人召也是犬也特牲於不忍為姑乳之亦非犬致然也福開有先也夫富貴福禄人之所大欲也故韓子有云得之之難未若持之之

難也或得之於功或失之於行或得之於身或失之於子孫今吉祥止於楊氏者如此其厚而有陰所積者必矣宜乎有犬相乳之報云嗚呼楊氏其善持之既談其事懇予以叙故書

磔犬者說

王子遊於市見羣犬逐一叟號呶而不去詢其故曰屠犬者也於是乎有感夫人之為不善禍從而機之亦何以異於是歟且犬之吠逐非有見於物也特為氣所感

而已至若雷霆之威人有叛父母褻神明者或下擊而斃之豈造物者區區環域中特索夫若人而斃之邪故先儒有言迅霆者天地之怒氣無良之人其凶戾與天地之氣自相感激遂震以死此略無疑者彼犬之見逐雖小大不殊理固然也從是而觀人之方寸胡可萌一毫不善之念哉微則至於物怒而見搏大則至於天威下罰故横浦云一念善則祥風和氣在於是一念惡則妖星厲鬼亦在於是可不敬畏之哉是知天氣下感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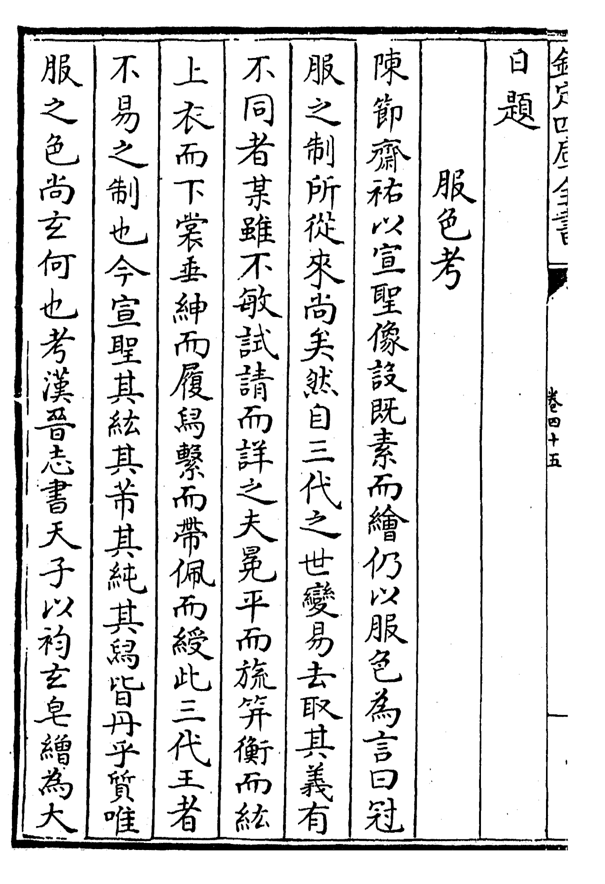
人人氣上通於天者夫昭昭矣因筆此有以明夫感應正理不眩惑於鬼神怪誕之說云

鈍說

夫器之為制小大輕重適厥用而已然以銛鋭拙鈍用之多寡故有成敗壽夭之異焉趙君仲器博物多藝能喜篮而絶市道觀化而樂誘人古所謂不居朝廷而隱醫卜之中者之流也一日愕然以所感告予曰適過梓人氏顧襲削之器縱横前陳例乏完好因詰之曰操幾

何而致然爾豈材質劣弱鍛礪弗精而然邪匠者曰不然彼斧斤刀鋸之屬銛乎其鋭者也特以朝夕從事乎削斵礱銛或半歲一易或旬月一易遠者不踰朞年比更新而無孑遺矣因指其輳輪之錐曰是置於吾祖用於吾父今傳於予惟其碇然樸鈍用寡而無所損益故能壽於彼而若是其久也僕因曰豈獨物乎人則亦然進鋭者退必速任重者道能遠是輕鋭者不若堅鈍之為愈也夫木訥之仁樸魯之忠外視之若癡絶而緩於

事及其臨大節處大政守固容而罔疏挺健而不奪亦何異乎兹錘之輳圜輪納疊拱刜蟠根隱錯節支離者周比而無間倔彊者妥帖而端平由是而觀可謂宣力弘多收功攸厚者哉彼世之人秖知利之為利曾不悟鈍之為利廣且博而壽且久矣予聞其説而韙之吾將藏吾器養吾鈍斂吾圭角息吾氣機引重致遠俟時而動以利天下可乎趙君曰嘻子其得用而不括出而有後語成器而動者之道也於是乎書至元壬申二月九



白題

服色考

陳節齋祐以宣聖像設既素而繪仍以服色為言曰冠服之制所從來尚矣然自三代之世變易去取其義有不同者某雖不敏試請而詳之夫冕平而旒笄衡而紘上衣而下裳垂紳而履舃繫而帶佩而綬此三代王者不易之制也今宣聖其紘其芾其純其舃皆丹乎質唯服之色尚玄何也考漢晉志書天子以袀玄皂繒為大

祀之袍服於孔子服色非可據而明也謹按大戴禮云有虞氏皇而祭深衣而養老逮乎夏后氏王以水德色尚黑易而玄端玄裳故収而祭燕衣而養老又諸侯以天子燕衣為視朝之正服有殷氏以金符德色尚白易而練衣縞裳故冔而祭縞衣而養老及周有天下以為火王色尚赤宜乎以赤為養迺白冕而祭玄衣而養老何居鄭玄云周則兼二代而用之也若夫四代之禮養國老於膠庠蓋天子師而學之也唐孝明皇帝尊師重

道爵孔子以王列弟子為素臣至於冕服之制亞次之
秩廟宮之法饗獻之禮講明論定亦云極矣今之制實
開元儀也其義正襲鄭氏之說耳故冕服尚玄用夏禮
也朱芾斯皇示周制也錦紳素質兼祖法也彼領袂緣
飾又復純赤何也詩素衣朱襮者是也襮為領諸侯之
服也據爾雅黼領為襮黼繡為領丹朱則其緣也范蔚
宗云天子祀天地宗廟釋奠先聖皆服袀玄緣領以絳
漢明帝以紗為中單或者疑此乃中衣表而出之非緣

也子以褻紅紫為非後之賢者加諸乎夏后氏云其色赤則示赤心奉神明而已玆槩祭服而言也在吾夫子則不然特又明夫周所尚之之義也葢孔子帝者之師禮王者之後以天子燕衣為之御周大夫士私朝朝玄端夕深衣孔子以時則周人也以臣則魯司寇也以後則商之孫子也其道則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其法則禮樂刑政而後王報功報德有罔極焉者曰公曰侯曰師曰王曰帝可也宜乎用三代服色而兼備於一躬也尤

昭昭矣又有曰方而心者當乎膺曲而領者施於朱襮之上何也此葢漢猶有被之者故朱勃衣方領能矩步乃學者之服也其象則圓上而方下葢取諸乾坤迨晉隋唐以來天子有事乎郊祀冠通天冠束帛假帶方心曲領猶存乎前代之制耳其十哲服色大同而無有降殺之異下至七十二子佩服皆青士事父母其純衣以青體少陽而致敬也其帶則縞有受道之質也夫諸子乃以士從父師而學者也詩不云乎青青子衿殆學者

之常服云

鸞刀說

余往歲客汴梁陳君達夫出示玉刀長一尺許鋒首斜削廣餘五寸玉水蒼色極光潤叩之聲清越以長其拊容握末有環背通刻枧敔狀端有竅圜徹陳曰亂後入太常官舍得之不審何物於何所用予曰此省牲之鸞刀也其端之圜竅葢用繫鸞來所施環即著和耳傳曰鋒有鸞環有和是也禮云割刀之用鸞刀之貴貴其義

也端有鈴取其奏刀中節聲和而後斷環有和取其斷非和則劇和非斷則牽天以秋肅物和之以兊聖人以義制物而和之以仁鸞刀以和濟割此其義也詩云執其鸞刀以啓其毛又曰鸞刀以刲何休亦曰鸞刀宗廟割切之刀然孔氏有古刀今刀之異古刀遲緩難用宗廟用古刀者修古故也由是而觀今刀古刀其實皆以金為之此玉也其何能割切哉豈漢唐而下三代之禮實亡名存若非一刻玉為刀郊祀之際執以示古儀乎

至以去質從華亦猶近代用金玉為匹爵代越席以皐比也恐未盡惟彥博太伯詳覽

涿州移置攷

至元八年秋九月予以省覲來涿因拜謁孔子清廟遂讀唐貞元中使持節都督幽州諸軍事彭城劉公建孔廟碑乃知州治本幽州盧龍軍屬邑范陽縣也至代宗大歷初詔始分范陽歸義固安三縣為涿州治范陽涿州即涿郡故地為名按輿地廣記漢初高祖始立涿郡

魏文帝改范陽郡其地左碣石右督亢南控鄚城百里而遥北連幽薊百里而近唐以來中間控制番戎部落甚衆又河流縈帶前後有林麓陂池之利周廣磅礴鬱為雄藩及辨讀遼統和廿八年州刺史廣陵高公移廟碑陰記云舊廟本在南城東北隅是年刺史高公移置南城東南隅康莊之左因復悟今州城南北若連環然意者置州時展築南城而廣大之今市中隅門本故縣城南門也觀此前後證據甚明無可疑者噫予往來幽

涿間葢十年於兹嘗以隔門之制爲惑詢訪土俗莫詳其故且方物之辨一事弗知君子恥之不圖閒一得二使數年之疑一旦渙然氷釋亦可喜也特表而出之敢貽涿之好事君子以俟更攷云

締觀説

吾鄉黄冠師房公體鴻厖貌古而心通讀儒書喜營治嘗作呉殿於棣華菴故址締構日予與亡友李武子文往觀且工人數十附立楹顛方納拱駕梁爲事其枘鑿

縫縮有略不相認者衆工爭左右睨材分繩墨曰不少繆即絙驅鎚按呼號半空彊以力相下良乆終無奈木何一工者舉手招衆曰聽無譁衆瞪目東北向率弭耳受㗋予二人從所向顧之見一老道士傴僂擁敗絮曝日坐短垣下俛其首捫虱略不一仰睞第抗聲騰言以手畫空而已云東西行若干寸南北起若干尺此蹇傲者彼之所枝撐也彼㧑捩者此之所走側也上工即如教欻衆材軋然作聲若相尋而契果安貼停穩不踰若

所料予問道士於房曰此始謀畫宮於堵斷手載名其上者也予因有感於中廼知天下之事有大有小人之材有能有不能俾細大不捐區處適當此宰相之職也君人者何憂乎不治苟明大者反知其小任小者反負其大是上下錯謬冠屨倒置欲求功成理定難矣哉持衡者曾梓人體要者之不若也師啞然曰筆之可也於是乎作締觀說

屏雜說

嗚呼雜之為學其害道也甚矣麴糵雜醴齊為弗醇烹飪雜鼎羮為之變味宫商雜音奏為之沍滯君子之所不取而不由也况學乎學而雜心則交錯而貳其行言則叢脞而昧於理動則拂亂而失其宜至於文章翰墨一蹂於雜偏駁不振尚何理之能著家之可名乎謂為道尤判然離而曠且遠矣故傳曰攻乎異端斯害也已然博我以文多學而識之又曰君子恥一事之不知能無雜乎葢聖賢為學必務其大者而使小者從焉其所

以務之為者明理致知收放心格庶物而已四者既生存於中雖諸子之說百家之言日至於前猶衆川之流朝宗而東常我之主孰能雄而長之撓而濁之者哉況約之以禮詳之以說為之澄滓於其後者非一如是則何患乎問之該洽學之博雜者哉戊子夏六月庚伏有七日發藏曝書得雜文百餘帙睨而視之皆予穉歲所閲習多曲學小道廢日力不少不覺喟然曰兩漢而下學無師傳安宅曠而弗居正路舍而弗由者其我之謂

乎使我老而困困而無所成者職此之由務於粗而害其大之為也於是命兒子輩屏而絶之板為三夾束置高閣且誓之曰今而後非有命不得發而妄閱以蠱惑其心目大抵中人以下之性所偏者多用而特達者或鮮我今是舉正以巳之所偏且正汝之或失也是吾不忍以悮我於前者而又悮汝等於其後也天其或者果汝之賢而有全經全史在焉泝流探源剥其華采其實嚌其膏味少有所得以之修身齊家推而及於物將見

終身有用而不克盡者尚何以他為哉小子其服之無斁作屏雜說

答客問

至元廿一年春正月予有中省郎曹之命既而以事不果行或傳余抵燕視其有不可歸者嗚呼誠身之未篤不為所信也如此作答問以自見其辭曰

客有過秋澗而問者曰士不旬時而被旌招者三將謂趣裝有期反泥其輪而脫其鞿者何也方今王者無外

四海一家渇於得賢以光國華有片善者無不録效一長者靡不嘉故有立談而致卿相畧而不及其它士或韋布進無資涯名不登於仕版何得挂銓曹之齒牙子今幸蒙見招未為不遇官列郎曹名都省署切近論思周旋宰輔設或有為澤及黔庶曽若無聞又復何顧豈子志願未克班資尚卑重有所覬其行遲遲予仰而歎俛而思人各有宜孰不自知越分而行有乖無隨予方以再命而傴僂尚敢以鋭進而為期也客曰豈子欲信

猶屈道汙未隆甘於泥蟠以困其窮然聞聖哲席有不暝援溺捄焚予曰世之康濟固自我化道之隆汙蓋有不為命者然墨突不黔其炊烟孔轍幾環於天下雖遑遑於救世亦觀時而取舍予且何人敢妄為之駕也客復曰子豈年近耳順歲月將邁心智日强膂力弗逮曰若不肖齒髮未為衰暮顧嘗攬轡外臺峨冠憲府從事有年艾服頒素其責固重即其心則安道可行雖一日不去故黽勉晝瘁不遑寧處通其考則為四百其月則

去五予亦知力之有所不及葢嘗以明時可惜憤功業之不顯著也客曰伊懐既然子何見其一而二之不覩投會是機進退餘裕忖其不可即以他務尚不失邯鄲之故步不猶愈於刻舟求劍守株而待其兎耶乃若闕

客轉談之悮也今有司以是召我其行或否理之所當喻也若顧量可否以改圖為舉是先以不誠自將上欺君父以幸為利取便已故是又義之不敢與也客曰然則子之志嚮果云何而可哉傳不云乎士有二道出

處爲大進退無常惟義所在又曰可久可速其行其止
益平日所素學不容以彼而易此今吾子堅欲推挽扶
之使前是茫洋徑涉趣入於無涯之淵設若有爲徒勞
勉旃至於出處之道論之誠君子之不然此吾之所以
不果執宣父之鞭也故爲可爲於可爲之時則從而寧
爲不可爲於不可爲之時其咎即徵果其可之與會客
何勞於勸懲吾年雖耄自顧矍鑠尚或堪於一行客唯
而退於是筆之以自銘

謗解

予作謗解夢人以壞木寓壺見示意者謗由我興非外至也然謗之惑人深矣公孰與制私無以勝其說至肆行而不少憚以陰擠而為陽助被之者鮮克自處欲弭之而無術也嗚呼世教下衰友道日壞私好惡者愛之者欲其生憎之者即其毙口溢金蘭心包鬼蜮謹其藏已射其形亟為防已螫其毒矣輕則噂沓背憎浸潤膚受妄生事端横造異議忘我大德利彼小私傾良惠姦

傷公害義忍為憸人坐擅形勢苟淺之為量者不自返而縮徒恚夫此胡為而致馬思其稍達藉勢投畀使愳儺兩明以泄其忿懥恐非君子以直而報之義也夫聖人所以列朋友於天倫者示其當重而親匪大故則不容棄也又讀小雅何人斯篇彼暴之譖蘇公也至獲戾失職亦云極矣略不見聲色於辭氣何三代教化和平忠厚成士德也如是至好歌忠告反以不忍遽絶為言其亦審夫天倫為重枉為小人之為也静言思之大有

契予心者予雖愚而懦受人侮者不少然天之所畀於我者似不薄矣矧謗曰禦寒必須重裘弭謗莫若自修大率常情之所未免者其疚有十處己之不恭也御物之不誠也嫌與疑不擇也毀與譽肆行也或以己長格物或以剽義沽名或出戲言犯衆或恃口給凌人責人太重而以驕吝自矜審先去此十病無瑕可摘謗奚自而生哉而復守之以敬慎將之以忠厚以蘇公之心為恕以中庸之教自處其或有作於上力易斯與上以格

憸人之非心下以殄讒口之罔極建中於民歸之以厚彼欲校欲報者亦不得賊其衷而發之如此我之所謂疢者而或有瘳彼之所謂謗者亦庶幾其少熄矣作謗解

對魯公問 後山云思保歲寒之節徇國家之難耳

顔魯公唐一代鉅臣論者當明其心求其迹則非也公始終王室死而後已葢素所蘊也不幸值唐中衰以孤忠大節立於傾朝死覬一言有補於國至於老不退休

大率朋友之交遭罹患難尚有相死不輕去之義況君臣乎及盧杞當國見其嫉賢亂政公復以正言折之既憎公直復忤杞意至遜辭為謝終不少解已而有宣慰之命每讀至此未嘗不掩卷而興嘅也於時公豈不知一入賊庭横噬虎口意者此之使杞姦計媒孽其罪銜冤入地曖而不可明是不若履忠蹈義明死於使華之命尚或摧沮逆謀以激忠義之士而愧夫天下後世亂臣賊子之心是乃不以李鄭勸而不行為得而以死於

義命為安也要令千百世後義烈言言如嚴霜畏日有不可尚已者此公之心也嘗以忠義者國家之元氣世當顧護靳惜使信其已往不泯之志勵夫將來至薄之俗而為天下之大閑如公者誠不可例與具臣者論其進退之跡也若專以老不致仕為嫌是又失見危授命之義也況唐人之於致政初無定體至元戊子秋八月廿日晨起偶記往年對翰長之問特為筆此且發所潛之幽光云

儉訓

人之生於天壤間分所當得者陰有日料涪翁謂一飯先書籍者是也未老前固不應空之凍餒而死如其暴殄過度以旬時之用為一朝之費促之而不給者信有之矣故諺云兹焉不足往則太過此言雖微可為永喻昔李文饒相而後當飫羊十萬數未充而被斥蓋已用者過侈故也此非明驗可不鑒哉今余一家二百指日所費以酌中計之且約五貫文是須千八百餘緡可支

一歲其於慶弔賓客差傜之數又不在內顧余生事四民之業一無所營而終歲所耗如此造物者斡旋供億亦已勞矣吾何德以堪復欲終日望望然致室之完美此心斷不可萌至量其所入度其所出如且休接闕之說此念不可疏也予今年六十有二向之所謂心焉而志學焉而力者日趨於衰儆安坐待哺外餘無能為秖有以勤儉律彼使猥承家事而已傳曰家當克儉焉邦當克勤焉又曰生則在勤勤則不匱儉為德恭侈惡之

大也此雖聖賢垂教格言不可斯須離遝然孰不念而知之但齒年未至不經其事之囏難者鮮不忽而畧之是自遠其恭德昧夫寧固之理可乎但其已困歎彼之豐傷已之窘方思節約以補其不足不亦晚乎汝等其勗哉毋替作儉說

遺山先生口誨

遺山先生向與頤齋張公諱德輝字耀卿時終河東宣撫使自汴北歸史相請為賈圖美作碑過衛先君命録近作一卷三十餘首為贄拜

二公於賓館同志雷膺在焉先生略叩所學喜見顏間酒數行令張燈西夾曰吾有以示之先生憑几東向坐予二人前侍披所獻狂斐且讀且竄即其後筆以數語攡其非是且見循誘善意而於體要工拙音韻乖叶尤切致懇每篇終不肖跽受教再拜起立夜向深先生雖被酒神益爽氣益溫言益厲覺泉蒙茅塞灑灑然頓釋如醉者之於醒萎者之於起也說既竟先生復昌言曰千金之貴莫逾於卿相卿相者一時之權文章千古事

業如日星昭回經緯天度不可少易顧此握管鉛鋒雖
微其重也可使纖埃化而為泰山其輕也可使泰山散而
為微塵其柄用有如此況老成漸逺斯文具在後汝等
其勗哉毋替坐客四悚有惘然自失不覺嘆而發愧者
既而鼓動客去先生覆衾卧予二人亦垂頭倚壁熟睡
及覺日上先生與客已觴詠久矣於是胠篋取一編書
皆金石雜著授予曰可疾讀吾聽惬其音節句讀不忒
顧先君指而謂之曰孺子誠可教矣老夫平昔問學頗

得一二歲積月累針線稍多但見其可者欲付之耳可令吾姪從予偕往將一一示而畀之庶文獻之傳罔隕越於下先君起拜謝不敏曰先生惠顧若爾何幸如之王氏且有人矣敢不唯命期以明年春當見先生於西山時歲甲寅春二月也後三十五年戊子冬十二月臘節前三日小子再拜追述

政問

至元九年春予以御史滿秩除平陽路判官過辭諸公

以臨民處己之教為請右丞相史公曰汝讀書年長久在朝行今官外郡寅奉之心當常若在朝廷時至於事機變轉不可預料臨時制宜可也翰林學士鹿庵先生曰長次不睦及首沽虛聲今天下之通患推讓有終為上詩云靖恭爾位好是正直神之聽之介爾多福況人事乎餘何言祭酒許魯齋曰臨政譬之二人對奕機有淺深不可心必於勝因其勢而順導之同僚間勿以氣類匪同而有彼此或有扞格當以至誠感發無所爭矣

其後總管萬奴來尹亦請訓於開府史公曰今判官王某性既直頗諳事儻有所疑當與可否至於左丞姚公吏部尚書高公諱鳴字雄飛每以事使晉府者必有言顧慰至秩竟僚屬友愛以理而去時十有三年春三月也不肖今年六十有一老不能用追思往事如此等格言有不可遺逸者因特書云且寓夫强仕之不可復也是歲戊子秋七月丙戌初二日也

醫說贈胡君器之

醫者精微之術也又曰醫者意也得於中而可以應諸外通乎微而後可以達其變此必然理也予素有中脘疾二十年間凡三舉發初得於燕也醫表以玄胡劑療之法既緩再宿而疾乃已在趙藥以神寳名者攻其中堅瞋脘搜索上痛方厲而下動大作猶一敵未退而復生一敵物雖去而泄不止予頹然而卧力不勝而氣已憊矣閒日而氣始平其作於邪也陳氏亦以類趙劑者投之而爲苦與先尤加劇焉今者蹶動感似輕而痛則

一上閧於中州旁刺於兩脅後延於膂膑撞擠衝拉頭岑岑而氣翕翕求少寐以休吾煩且不得也胡君器之亦探藥之粒如珠者曰硃砂圓下之予顧其劑傚於先疑為力更峻器之曰無慮為第下嚥覺腸間少鳴而微痢則痛隨止矣已而果然繼以厚朴湯調之忽醒然而寐如釋重負而濯清風也寤日高三丈許予體中已平曾泄之不復作而氣之不少憊也器之天資高業顓而學博識明而善斷出新意而不泥古知其常而通其變

嘗曰人其五行禀之者不一天有六氣感之者無常病雖名同而證實有異者茍以一槩治之吾未見其能也故證之壞者往往剸而獲安昔霍嫖姚行師少劬多勝正以不至泥古兵法顧所遇吾應之者為如何且予於器之亦然作醫說以貽之

秋澗集卷四十五

秋澗集卷四十六

元 王惲 撰

雜著

題戒

仲希出金源世胄少以孤兒隷羽林宿衛者有年爲人慷慨尚風誼善馳射北渡後折節讀書樂與士夫交游賙急解紛空㕓棐橐奔走風雨不少顧惜至於識名馬

善隼羽知常通變談笑一世翩翩為佳公子也如遺山先生一代鉅公雖汎愛無間翰墨之作初不輕與至於君題其居曰元齋繼其德曰吾弟復有篇贈稱道其志向非尚友重義得如是乎自是完希之名軒翥於河朔者三十餘年非不顯也予既冠與君傾葢於酒鑪間一言定交伸眉吐氣歡若平生及合好議米曰風雅之道吾所取也此又拔出流俗義之所可重者嗚呼君沒世已遠撫卷懷人不覺增喟然義之所在猶耿耿也汝曹

固當思其所尚求其所當重者充類至義之盡昭然使身名齒錄於賢士夫之行曰此則某之孫也則某之甥也是則汝外祖姻於吾家之意也不然得衛公故物知其賢而不踐其迹徒以服器為世家傳嗣之寶非所望於汝曹也作題戒廿四年丁亥三月伯父秋澗老人書畀姪阿宜其聽之毋怠

名王氏子說

王氏子嘗以小學從予一日來求其名與字因得讀張

戸部復亨所撰其祖墓碑迺知王氏自遠祖以來以文章儒行世其家於保者也小子今吾語汝汝曾祖在承安間擢巍科為一時名卿明昌初官真定録事叅軍政聲藉甚汝父遭罹世故以孤身卓爾自拔見知於漕臺周侯騰揚仕版若有所為而不幸蚤世良可嘆惜然人有陰積者必有陽報茍不在乎身必及其後人如汝高祖教授君志竟不遂厥類錫於爾曹今汝父復罔克所紹而止於斯而汝也今亦孤童子方保持門戸為事長

身如此所當愿而恭柔而立操惟危之心念肯構之戒日切一日吾見王氏之慶未艾昭然之報將不遠而復可不勉旃也故用構名汝以德基字之中統甲子夏五月望日書

呼雅治中名字説

予官御史時聞尚書工部郎中今治中别乘海拉蘇憙功名樂善言而與士君子游某嘗望君於稠人中飄然有玉立雲飛之舉欲願交而未暇也至元壬申秋得同

察平陽相接如平生懽共事既久愛其才識通敏亷介有守處心臨政多中事宜殆與曩聞無異一日請名於予且求其説予曰上古之民林林而生系出一本聖人見其攸類蕃庶惡夫無别於是因官因封或勲或守王父之字賜姓氏以明之立名諱以識之表德業以貴之又以性有剛柔進退好惡之異而寓抑揚與奪之義焉君姓呼雅蓋闕

父字也世為唐瀚海軍都護府人其國郊於乾兑之間據雲天之雄故其人多沉

潛剛克内明而外毅若吾子秉彝竒特超拔倫萃表著於一時豈非能明其初德而光揚於外者乎傳曰德明惟明其是之謂歟故以德輝名君而英甫字之葢英者德之光發見於外者甫者男子之美稱也吾子以為如何廼書以贈

李氏子名説

故河東連帥李公以忠勇佐征伐建殊勲受封河東葢三世矣有孫一十四人一日元孫萬戸某率諸弟相過

鴈行玉立映照前後與之語挺然有燕雲遼鶴之勁氣吾知其先代之澤淵流而未央也次五弟因求名於余予以為李氏世以武顯繼武而善可守者其惟文乎故名之曰嗣文以文叔字之傳不云乎文武之道未墜於地在人賢者識其大者莫不有文武之道焉李氏子其服之無斁至元十年歲癸酉前六月十一日予自河解北還過絳書於園池之華蕚堂

王氏四子字訓

中丞王孔子初一日因予名而告予曰人之生世貴善良而材用譬夫羊豕性馴而之可用之資虎豹材逸而無可馴之理惟牛與馬乘服耕播性馴狎大有濟於世故弱息四人取其義名之曰犄犆犺㹁吾友其為我字之予即訓曰德驎德駼德騵德騄雖然牛不駕習則有破車之㬥馬不控馭則有泛駕之虞士不學習至跅跑而無所用四子尚涵養其德性修治平聲其才學異時任重道遠無以襟裾貽誚玆汝父之志也其勉𤤬毋忽書

字訓以貽之

温總管字説

古人制名與字本以假代稱道因其材而進退之非欲求勝而滋美也温生世將家容止雍雅殆素嫺於詩禮者嘗攝從戎事及凡之子衣甫勝即以職畀之時人多其讓一日踵門來謁再拜而請曰初膺字仲傑傑也者智過萬人之謂竊意聲聞過情君子恥之且於名理又弗類假而稱之誠有所未安者願先生易厥初得因名

行義可用以自儆者為稱則所貺多矣予嘉其情實而辭遜卑牧而不自矜也廼以大賢之事告之昔顔氏子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莫之失服膺者能持貯心胷以為終身之行用是夫子至與其殆庶幾之嘆予因為之說曰人心虛明而廣大衆善畢具惟其人慾淨盡則道心孔昭道心者何四端用中而已雖然仁為體三者乃仁之用而敬者又禮之實克已復禮庸焉而入徳尤在視聽言動之先惟其善擇能守從容中道則此心弗曠

既有物而且有則矣傳曰甘受和白受釆忠信之人可以學禮苟無其質禮不虛行况乎天姿温粹樂善而克恭者焉故敢易傑曰禮以仲敬字之庶幾因名衍義用以加修者歟然前賢致恭不以聲音笑貌為事欲誠著於中而藴篤實之光氣發於外而粹安和之色道見於用而極靖嘉之方其事上則忠戰陣則勇與人交則信將見名實兩得禮容佀佀與大賢同歸異時詩書謀帥豈唯投壺雅歌而已哉吾子以為何如膺曰意中事先

生能言瑩如是敢再拜受教於是書以為則

張掾史名說

元貞建號之前歲丞相伯顏公受開府儀同三司太傅知樞密院事許開幕置屬於是選擢材儁以崇時望至安定簿張楚者以掾史進一見即蒙眄睞是歲公以疾薨謝於位嗚呼哀哉楚追感殊顧懷恩不忘至圖公像奉之懇集賢翰林兩院題讚俾昭蓋代亦來敘哀徵辭言念勛德辭情慷慨義形於色因知楚河東九原人少

失怙恃養於外家徐氏子然以孤童子從許公度學氣貌修楚早員幹局甫冠先生以楚訓名是用勉夫修習俾趨於成今以事為所著者論之可謂樂事大賢知恩所自以義圖報有始有終者也其在衰俗誠可嘉尚子乃悚然而器之曰楚今當作礎矣既而來求其說乃告之曰古者制名皆存義例有像其類而命之者因其材而篤之者或審其剛柔而抑揚之者或察其氣焰而取與之者非徒觀美誇大而已也今子以汝美在其中用

見於外篤實輝光有不可掩焉者若夫氣志堅凝如鉅石出霧洞達無隱既敦固其材實復砥礪其廉隅方嚴正大莫夫鼇植之下而汲任重持久之效者是正汝之責也易曰介于石不終日貞吉其是之謂乎嗚呼礎乎其聽之無斁二年丙申重九日叙説

儒用説

士農工賈謂之四民四民之業惟士為最貴三者自食其力能傣所守時雖不同固不失生生之理唯士也貴

賤用舍繫有國者為重輕葢其所抱負者仁義禮樂有國者恃之以為治平之具也國不為養孰樂育之君不思庸孰信用之不幸斯道中微我玄尚白阨窮遺逸隨集厥躬此士之所以遑遑於下而可弔者也幸有連茹為引用為主張者曰鄙儒俗士烏足有為也切嘗惑焉謂有用也時不見其所用謂無用也一為時用卓越宏達莫可企而及者烏可以時偶無用槩有用悉為無用之具哉國朝自中統元年以來鴻儒碩德濟濟之為用者

多矣如張趙姚商楊許三王之倫益嘗忝處朝端謀王體而斷國論矣固雖文武聖神廣運於上至於弼諧贊翼俾之休明貞一諸人不無效焉今則曰彼無所用不足以有為也是豈智於中統之初愚於至元之後哉予故曰士之貴賤特係夫國之重輕用與不用之間耳嗚呼國之所以為國者有其人也今天下之心同然而深惟者天統大開六合同軌及其選一材取一士舉目望洋無所於可正孔子稱杞宋二邦無足徵證益傷其賢

既不足文典之傳有不可強而為者復以時務論之今選行其上材之於下是有國者之最所當病故唐取士之法嚴萬人為率猶三十年可盡況法未備而無所取哉又老成先進文學經制之士舉海内而計之不三數人耳故州郡所謂學校勉勵進修之方從而無實埽地何有嗚呼儒乎其微至於茲乎斯文在天無可絶之理是恐不止不行不塞不流之意邪然士不用則已如或用之固非一朝可就必須廣學校録師儒振士氣而勃

興設衆科而肆取故得人材輩出以膺文武之選以成久長之業斯則適其時矣任是責者廢閣之油然有蹶於中述儒用篇

吏解

甚矣吏之不學取之無術也紛紜苟且自進自退據其名則正校其實則非而官之形勢衆之情偽習不相遠也故諺曰畫地為圄不可入削木為吏期不對此益傷其持心近鄙之之辭也然非吏之性也勢也今夫一縣

之務領持大槩者官也辦集一切者吏也簿書期會之所交錯也利害督責之所相須也鍛煉酬酢日復一日大體細行有不遑顧者少或蹉跌輕則窘折困辱重則搒責退黜吏之為役賤已極矣安得不持其事而逾急欺其心而後語哉或不經事昧於自信聞其名則憎見其人則易意復少忤至忿嫉訾毀不以禮貌相接也是皆不澄其源而責其流之濁也若使上之人能清心省事一其法政簡而不擾雖有桀黠苛刻急遽苟且之心

將安所施哉余故曰非吏之性也勢使然也若從其流而責之所可鄙而傷者甚矣今天下之人干祿無階入仕無路又以物情不齊惡危而便安不能皆入於農工商販故三尺童子乳臭未落羣入吏舍弄筆無幾顧而生奸重至於刑憲細至於詞訟生死曲直高與下奪紛紛藉藉悉出於乳臭孺子之口手幾何不相胥而溺也以至為縣為州為大府門戶安榮轉而上達莫此便且速也人烏得不樂而趨之嘗聞近代吏之出身難矣由

州而吏員由吏員而部掾法律乃筆人材行止舉明有官否財結罪然後考試有司寸步不移設法既嚴百不選一猶恐中非其人而害於政以今觀之其可鄙而傷者當如何哉且兩漢之世丞相御史下至三槐九棘蔚為名臣者多吏也固必學之有素進之有道初不若此紛紜苟且嗚呼弊極而變變則通此必然之理也然非持衡者孰為立法而興革之哉作吏解篇

田訟

民之致訟者多矣未若田訴之未能決也自井地散而為限田限田變而為無法此事端之所由興也又以兵農勢異兩有相犯各持其是而不相下治兵者曰吾軍力之所自出親民者曰吾征賦之所由辦居上者若是為下者將安適從至官誘吏而搏挚吏睬賄而與奪牽制蔽欺卒無定論幸有審兩造而克荷者情裁臆斷明同仁一視之公釋累歲積年之弊往往廹於形勢顧後患亦因循而莫之問故侥倖者覬其如此又以彼弱易

欺也紿冒紛攘靡所不至甚者損衆益已鬩一方之訟必被擾而後已以致乖戾抑滯之氣鬱積於上烏得無水旱之異哉水旱之來又弱者所先苦欲政能行民之不困也難矣余嘗讀大雅綿之詩虞芮質厥成文王蹶厥生釜言二邑訟田往正於周及入其境履其庭禮讓之風無或不在二君感而中愧生其固有之心相與罷歸棄所爭為閒田自是歸周者四十餘國先儒以是為西伯受命之符宜矣孔子曰能以禮讓為國何有其是

之謂歟嗚呼三代而上教有餘而法不足兩漢而下法有餘而教不足教不足法猶足治也矧教與法俱至闕然者乎民不險而訟也又難矣施於今者宜若何曰惟有明其教一其政立其法於其上然後擇官宣化守其法於下庶幾民志日定而訟者少為之熄矣述田訟篇

黄石公說

秦惑李斯之說燔書坑儒以愚黔首故一時豪傑之士醜厥德而恥食其粟者多矣如蓋公盧敖倉海君商山

皓皆是也若黄石公者後世獨以鬼物為疑非也觀圯上一節公蓋逆知其災劉將奮非良無以輔成漢業雖然顧狙擊始皇於博浪沙中良之氣固以為蓋世雄傑惜有其材而未至者學耳及一旦相值輒令取履跪進旬日間往返三至先折以禮繼稱其可教特重夫師教之傳抑使動心忍性徵於色發於聲而後喻也兼使執履效弟子之職非有惚怳可怪之事而班固亦以非有贊焉設若良欲神其所遇不過使高帝異其非常平時

智計皆自神異復不輕其所授教而已使是公果有黃石即我之語亦不過古人事了徑去剷跡韜光令千載而下仰其高風可聞而不可詰也又嘗讀公遺書皆明哲警拔之道殆黃老氏之精英者也不然何自託於荒丘礫确而為是素隱行怪之舉哉由是而觀東坡稱公為秦隱君子可無疑矣距祠東里許曰黃山下有阜有孔穴其巔巨石嵬立土俗相承云公出於此尤為不經云至元甲申歲夏五月余覆定祠下顧瞻山川慨焉興

感書是說以辯云

筆說

燕之筆霜雪頴也勁而莫爲屈楚之毫炎蒸之毳也柔而易爲書勁與柔何侯多論獨念夫用之有難易也余以心無所用近集三代以來輔臣相業述調元事鑑筆爲日課資間中一樂机格間燕楚之材皆具柔和者易於得手腕不知勞也勁挺者艱於如意手指旣据致牽其臂而爲困然不數日燕鋒方練布畫愈精顧楚産

已敗而不任吾用矣予於是乎感焉曰此何異於相之用人也昔霍將軍子孟欲顓事權利其庸鄙者故相李蔡石慶王訢楊敞使之充位而已霍終不聞讜言其族隨敗而無餘唐相蕭嵩亦以韓休柔易而薦之及其當位持議方剛殆不少撓至有不意能爾之嘆而開元之政蔚有可觀後之君子居於人上者正當毋友不如已者可也苟專以庸鄙便已為心其如邦家何作筆說至元丙戌夏六月三日也

龜蛇說

己丑歲秋八月癸亥有玄龜丹蛇見於太乙宮之書院鍊師范君再拜以禎祥來請予為之說曰蛇虺所在有而玄龜不常見一旦蹒跚蜿蜒並出而偕行此又覩之罕也二者化精水火玄武衷甲以自壯靈蛇揺毒以螫人故古者師行圖形旟旐用先啓行加招揺於上俾急繕其怒以示禦侮毒暴之戒今六代純一師奉命醮斗積有歲時豈精誠感格當進作之際堅勁衆怒俾禦侮

警暴陰為之祥邪然禋於彼而見於符籙所在者豈祭法從出昭其教之本邪不然昔昭應宮因二物畢至靈宇斯建抑亦壽宮將欲復增光舊物此為有開之先兆邪吾不得而詳也作龜蛇同出說冬十月三日書

牛生字說

全閩鐵官屬吏曰牛生者東平人世儒家尚氣義好刀劍或欲之雖十金不恡聞余名甚喜通謁來拜予曰汝非文星者乎唯而不敢當吾自壯歲亦以論文說劍為

喜今雖耄氣習未除也遂與談古今劍器雄雯雌緩者數品至有所未聞而未見者若欲吐燕趙勁氣而來吳越之清風也已而跽請曰星之表字走有所未安幸憲使與易而淬礪之因謂之曰維北有斗不可以挹酒漿然經緯昭布天之至文也昔龍泉下伏紫氣上鬱張雷識之得二者於幽圄之下嗚呼一物之靈有如是者傳曰文武之道未墜於地在人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莫不有文武之道焉夫物猶能以氣而上達人

固當以文而致昌其以文昌字之可也牛生其勗哉毋怠於是書以為贈

米少尸名字說

人之性有生而即敏者有學而後敏者要之生而開敏者為上習而成性者次之劍倅米君燕產世為西域人性開敏樂於為善嘗憶其凡中丞丁多故際衆無異議中外稱其善良子過劍浦米來求名因訓之曰閭閻者生其善心顯其可踐迹也內不先開英何為而發故字

之曰英甫兼汝年方壯功名鼎來若能以乃兄為法篤其良心踐其善迹是不負天性幼成訓夫誾之之義也英甫其勉旃庚寅九月十二日書於南劍廳事

孫韃郎名字說

六藝以射為重三代所以觀德而貢士也故男子始生懸弧矢於門俾射上下四方示有事於他日也元孫韃將生之夕總戎晉人杜侯以竹蔣五十遺余侯甫去而韃生其開先慶璋名逐生來之兆為不偶然者昭昭矣

今生十有八歲姿妍静學習頗嚮方訓名象德不即開先之祥而用之將何求故以笴名之而以君貢字焉亦因饋命鯉之義乃告之曰雲夢之竹天下之美材其采而貢之者將達之於王庭修夫射宫大用以明擇士之道其為物豈不重哉然矢之為矢必須辨陰陽相搏勁矯揉以端其紆趮文彩以焕其羽筈堅鋭以利其鋒鏃而後可以洞遠而揕鵠不然雖公佗養由之伎且將不吾取矣嗚呼笴王氏由農而士嗣志讀書迨於汝益五

世於兹吾老矣其所以望於汝者端重持其中和易接於外不使一毫怠惰之氣設於而身以之效用致遠而光大先世之業小子苟其服之毋斁至元壬辰秋九月十二日少中大夫祖父秋澗老人訓示又因而詩以戒之云訓汝諄諄意奇文見乃翁洞堅威可大棲鶻體須中既應開先兆當知矯揉功遠期遺近效羽夾看摩空

樂全老人說

昔太史公傳貨殖以素封而名家甚夥然富而好禮享

所有而全其樂者葢亦鮮矣林氏系蘇門望族君玉雖治産時遂處心遠大資之以發其身者良有足取為人志明而氣鋭樂賢好客教子孫讀書顧一事不肯屑屑出人後通都大邑居奇貨儈竊羨掉臂於陶朱猗頓間千金之産有過而弗觀者至親近名士大夫風雨寒暑奔走不避如鹿庵顥軒二大老愛其疎通知變皆欵與其進遂資藉于仲先為時聞人故其好事之名高出行輩達官時貴踵接於門者無虛日家則藏書有閣圃外

思親有亭植佳花釀名酒客至則擊鮮為具賓醉而後已窮年而不厭也今年七十有五視聽聰明行步加健飲啖如五六十人既富而壽壽而安安而能享承家有子純孝而特達釋貧有孫善繼而克荷歲時讌喜朋簪四盍兒孫滿前奉觴拜壽樂融融也一門之中百順全集何其秉之厚樂之全且見其禮義之生於家也予以世姻故游最狎因舉曾有慶謂子仲曰若廼父克享所有以齒以德援古人之例宜易名以顯異之若等以為

何如曰謹唯命遂以樂全老人目之異時瞻喬木禮高年使誥雲絇緐爛焉盈門是將望於若子若孫者未必不張本於斯耶已而子元來請其說於是乎筆以爲贈歲壬辰至元廿九年履端日書

劈正斧辯

斧斵蒼玉爲之長徑九寸有幾鋮之刃瀰六寸頞下畧𪘏䶗之中堅厚二寸強龍首呀𠰒齧於口作两段吞答腦與刃通以柯貫之上以雙蟠螭冒其端下以玉爲璯

承其窾華潤緻密無徼疵可摘神兵凛肅真秘寶也且斧者黼也黒白二色相次故以水蒼玉象之三代之制云兵刑喪祀用之飾怒以賜殺執之以就列示威以啓行而已今則天子正衙朝會命冕執中立以劈正為義莫究所從來然法物變易多自陳隋李唐因之有不能廢焉者歟又制度追琢以近代工較之非隋唐莫之能作豈劈正之論權輿於二代間邪嗚呼斷之為德至矣昔孝成以優游不斷漢鼎遂傾憲宗知惟斷有成淮西

克平是既繡於裳繪於扆織於箔畫於幕今復植立以

肅正朝古之人納君於正去邪勿疑寓德威於物以將

其果毅者俾無或怨也垂戒之義深矣至元癸巳春三

月二十六日因閱寶偕御史商琥修撰魏必復觀於侍

儀法物庫偶憶近歲夢先師命予賦朱干玉戚今日廼

與神物會遇焉所謂嗜慾將至有開必先者也作劈正

斧辯

王氏冬藏圖說

夫出處語默君子固由其中然造物者不無意於其間也適事殷之時引之静處使遠其咎人意若中有所惜我可忽其所事哉曰事謂何静而積學以俟夫動而有為也傳不云乎居則曰不吾知也如或知爾則何以哉况苒苒而來我悠悠而遇心放而不思其求學雜而不至於縠坐靡光景日就衰謝則曰人不我知時不吾用其為惑也亦已甚矣今將収放豚以入其苙屏吾雜以絶其害朝焉而經暮焉而史經則所以端吾體於中史

則所以驗吾用於外旦為夕之所不能夕補旦之所不足要本先定力以固窮終精思以求道貫夫六藝之旨而醻酢乎事變之來者如斯而已矣至於無益之談不切之務昏怠之氣過分之思合俗徇情徼逐佻達一日三秋之戒廢日廢身之喻又見夫左箴右銘儆其敬之未莊心之所不力也嗚呼昔孔宣父稱顔氏子其殆庶幾豈非三月不違其仁乃優入聖域之要也歟予嘗求是心渾然無間於一時之文者無他政自敬與義夾持

動與靜交相養故也若夫冬者歲之一時猶夜之所當息也又易曰艮其趾時止也雖止止不終已而須其所止者葢成於終而後有以成乎物之始此冬藏之所以作也至元二十四年丁亥陽月朔日云

度曲說

敬齋李先生晚年以歌酒自娛既耄雖不復而情猶獨至每與來輒持空杯令門人鄜生放聲長歌以導歡暢或不如指先生以已之所得教之遂戟其手而高下之

使視焉以諧其節奏雲起雪飛窮要眇而後已公亦醺
然也丁亥冬十月八日飲李氏新第偶及分刌歌節信
主士達仍為發此冲冲然殊有所適昔孔宣父與人歌
善必使反之而後和焉又漢人例蓄聲樂唐之士夫皆
有音樂由是而觀歌之為藝亦未可少也先生以材德
主盟斯文六十餘年予纔得一拜履綦及過元氏先生
墓草已宿何先賢風流蘊藉不容多得也如是可勝嘆
哉吾特書此異時會與簡之鄘君相值於光風霽月之

前拊掌談笑中郎之文采風流不無彷彿於眉睫之間也士達其志之又從而為之辭曰我觀夏禮杞固不足徵兮吾道綫如賢獻日以零兮斯文未喪其將孰為興兮噫

中說

聖人垂教千言萬論獨以中為天下之達道者天體如是也且天地周圍三百六十五度而南北二極揆上極高乃天之中心也故定極焉然後天地位而萬象則其

法為故過則為差不及則氣不能成歲折而中半二九一十八則度之數又稱停不偏矣人出於兩間受其中以生是謂之理理者仁義禮智之謂由是觀之聖人之為教所以因其材而篤焉舍是何以為物何以為則故董子有言道之大原出於天其斯之謂歟於是述中說

至元戊子端午日雨中書

命說

姬仲實者名思誠真定靈壽人幼業儒兼該陰陽氣數

之學今年四十有九以耕稼歸隱孤虛取名非本志也至元二十五年自趙過衛將還裕之方城縣合河鄉之新居為予作一日之留得略談三命之理知姬之所得絕與衆人不同其法大抵取先天二氣五行萃合一處以盛衰偏枯尅陷扶助就其胚胎截長補短互相乘除度其造化虛實得中與否然後斷其衰旺成敗何如耳且謂予身自乙巳至甲辰兩運極安靜得壽垂老若無疾恙予莞而謂曰所獲多矣尚何冀云又云人不富貴

者若有學問即與享用者同樂又曰品秩入格局者極
難因說賤庚即今大運見在乙巳巳中闇戊人皆以破
丁官者戊也然戊居巳若無力不妨姬曰不然秪為戊
字居巳無力故官氣不旺何則日居丁卯火取月壬子
為水丁之官子却為卯相刑尅使壬子散漫卒不得用
若戊土建旺即成涯岸其水自可浮舟楫潤物類今年
歲君雖是戊子戊旅寓於子非土之正位亦不克助燥
開歲己丑用神戊辰皆土恐却得扶藉作內作外皆獲

助益蓋上下氣體皆順故也又以六壬占得一課其名見幾初傳功曹次傳從魁末傳天綱中間所有動静不涉虚妄其占云功曹者官府之吏長起發其事者也從魁氣母之杓斟酌與奪是大人之主斷者天綱即斗之標係從而賛輔者也謂如杓有挹用柄自然來隨將來所應多是武秩文用今歳窮臘來春孟仲間其事可驗門下自來占決無得似此課皆順無逆有成不妄也幸切記勿忘時歳八月十二日甲子未刻事也因念遠亟

近吉君子之恒心故數占而不厭惡直喜諛世俗之常態多願聞而受愚至有求其所不可得避其所不可免中無薇志一聽於卜神亦不為之占矣且不測者陰陽之神也孰為細人寡聞者可得臆而度思彼妄意受愚者是特疏釋一時之隕頀耳苟非理之所在義之所當行者其將憤警俗虛高務悅之說君子雖聞之而弗由也然所以見其彼之云云者試以吾之所在而當行者且念夫彼之殊異於衆人之所謂者果孰得而孰失哉

作命說

金從革說

予嘗侍坐於丞相史公昭文先生談歲序攬搭之說不爾四時不續歲功不成開府以未之聞而喜甚繼以鼓鑄事語予曰汝知夫金之從革乎工人摶沙為範力甚疏弱以金燬烈之氣瀉而就器彼樣度之方圓文章之緻密顧雖絲髮之微其脈絡縱横莫不克滿爛然可觀有非人力所能然者何則方金之在鎔也猶氣之氤於

範圍間也彼煜煜融融揚彩委質既爲之氣益有無不肖者所謂氣無不周者是也予以晩進學淺尊卑勢殊有所聞不敢質其所從來後乃知據易說莊解而云其敷言甚覼縷也以今思之爲予而發者多矣予平生疏直強項氣不少人下而於世每奇而不耦先生以不屑誨之益先說欲學者紬繹其道貴夫造之深也後一說以變化氣質爲先欲澄治粗厲俾就夫氣之中且和也此豈唯予益實於世教有補惠夫後學者深矣因追録

前言述從革說馬氏子處禮世治家氣清而志學來求予訓辭特書此以貽之

古文今文難易不同說

訓誥誓命等文體固不同要本聖賢以彝典明天理本人情統羣心而已然古今辭文有難易相反者先儒論難終未明了以予度之書之為策須史氏潤色檃括既出衆手性異好尚學有深淺才有高下筆有強弱而辭有澀易故也九峯疑其勝女口傳者偏記其難孔壁後

得者反為平易反覆究說似遠而泥謂如尹之訓賢君也當深而易庚之誥民庶也當易而深又周書五誥聱牙詰曲叮嚀委曲有不易曉者此無他一繫夫當時人情勢有不得不然者更值夫史氏之尚奇者一向艱澀韜其幽光以成噩噩灝灝之體耳蔡氏復以紀實難工雅辭易好為辯是亦主其措辭為言然不辨此恐杜後來者詳說使學者躍如求於耳目聞見之外也

商魯頌次叙說

韓陳二生問魯繼周頌商次魯頌之後何居余曰三百篇皆周詩魯則列國葢周之後裔僖公又魯之賢君天下無王蕩蕩板板而周禮盡在於魯故孔子曰如有用我者吾其為東周乎賢諸侯不與將疇歸恐亦書終以秦誓繼之之義也若商頌次之魯下殷周之先代前後不敘意者孔子殷後又當斯文之主那等樂歌皆成湯高宗盛烈其聲其靈赫赫濯濯如此為子孫者删次之際偶得是篇於太師可忽而不録仍附於後以終其經

誦之意恐或然歟

百獸率舞說

百獸率舞先儒皆無明文所以然者豈上世四靈在郊樂與天地應氣故幽則神和於上明則物和於野正緣史官形容四靈等瑞以見其氣和之至且如唐明皇舞馬止是一時教習即能驤首振鬣銜杯上進應樂節不差況聖人教化極和感發動盪上下同流信及咸若有自然而然者予故曰獸之率馴蓋實有之非溢美辭也

不然則鳳凰來儀亦可為疑乎

雹說

陶晉卿說獲嘉縣今年五月初雨雹為災真大如杯棬桑棗皆戕折無餘及多拔大木有提去百步者如此凡一十八村其可畏也予曰天地間無别物只是陰陽二氣交感而已雨露霜雪如常者天地和恒之氣也唯其弗和致有此氣異蓋陰沴乖戾之氣從中胥而成之其大小即隨所感輕重而然木拔與去此是伏陰搏陽而

奮木適與之值遂突而出耳氣盛物微吹而去之氣散自墜於下予二十歲時行共山道中望羊角風自西南來蓬勃方數百畆吹駕大杵於塵空上者數十株正此同耳申豊云雨雹山有氷不藏藏無棄餘所致且一歲山谷間陰積不釋者若一一藏之庸能既乎又夷堅志說有人雨過山行覩大木忽拔至聞其陰靈用力過而自絶倒者是皆齊東野人之語

士當教子說

予嘗疑士大夫多不教子求其情而不得乃臆為之說曰儒家者流博而寡要勞而少功學者有牛毛麟角之嘆其成難也如此豈謂是歟且以已況之攻苦茹辛焦心勞思積數十寒暑之勤僅得猥列士行否者將何所冀哉故往往多不以所難強其所不能寧從彼好使易為立身耳然螺蠃蟲之最微者尚能負螟蛉振羽而祝之曰類我類我況人乎彼或不賢為父兄者固當擇其師課其力誘之掖之俾極其所進之方果鞭而不前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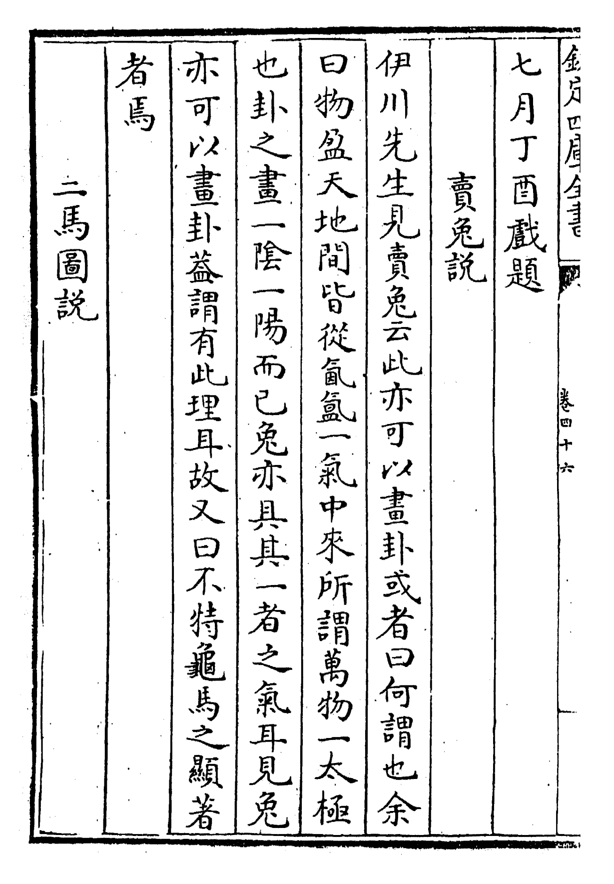
後隨其所樂以畢父兄之責此吾儕當然之理也然自非下愚不移天下無不易之俗人無有不變之姿只在夫發藥者如何耳為子弟者至此日當愧恥無地心憤口悱勉立志節人十之已百之人百之已千之若恐不及為心又使昏惰之氣不設於其身可也先君亦嘗有言四民士為重學有成高出一世如其無成不衆人若委而棄之此何足以有為是則賢不肖其間不能以寸孟軻氏之言責固不為過矣又父兄不能久視長在一

旦衰謝覩彼之子孫若是之高我之門戶如此之卑家聲日替世業一空幾何不嘆息而悒悒於斯也近一素宦以家學授其子三俱有所立尚以未登仕版至告人曰吾死目且不瞑矣父母之心天下一也況其所業未就學幸得而不自強才可進而乃自畫其為父母者安得其心不攸困者哉作士須教子說

周景王大泉說

世之嗜古者多尚鼎鐘鼎鐘往往偽出古而真者莫錢

若也陶簿晉卿好古泉而得大泉五十者攷之譜籍蓋周景王所更大錢大夫單旗諍之以為不可者是也其形徑一寸二分其重積十二銖今則半兩也以歲月計之自景王迄今幾二千年矣其文與周郭肉好精緻堅凝略不為之齧蝕信哉前代制作後人有不可企及者嗚呼陶子其寶之無數安知無被戟杖策踵門而來丐者乎昨日歸卧春露堂既覺適有筆研在几偶為書之覺體中不佳拂拂然從筆端出去矣至元二十四年秋



七月丁酉戲題

賣兔說

伊川先生見賣兔云此亦可以畫卦或者曰何謂也余曰物盈天地間皆從氤氲一氣中來所謂萬物一太極也卦之畫一陰一陽而已兔亦具其一者之氣耳見兔亦可以畫卦蓋謂有此理耳故又曰不特龜馬之顯著者焉

二馬圖說

明昌初西夏國母病章廟遣尚醫往治愈之獻名馬回
謝一日進御以試良德即旋馬上怒命太僕驅去窮日
力斃之未夕返往馳五百餘里歸望天廄振鬣長鳴若
無事然自是以一骨當御令觀此二馬毛烙駭異黄門
飛鞚迅若游龍豈非當授轡之初邪嗚呼馬臣類也食
三品芻豆立內仗一鳴則黜之矣其或猥靡於心取媚
於上以速見知皆非馬之良德也然則馬之為如之何
而可曰有受策服勞不有其力以報芻豆秣之恩庶幾

或從王事無成有終之義也作二馬圖說

稼齋說　崔文字文卿

稼齋者府從事崔君之自名也求余以隸書冠於卷首余曰渠年少氣鋭方馳聲膴仕以調議理務為事何以稼為豈起家隴畝揭焉而不忘其本耶豈食貧口衆禄不足以代其耕耶豈仕不為貧動久而思其静耶曰崔氏世居茌平薄有田廬近在郊遂與城居不殊其静僻殆谷耕林隱也往歲自海上罷官西歸脱煩鞅謝人事

郊居者數月沖然大有所適方夏之初三農在田耘耔底績予開軒卧治觀良苗之懷新有田畯之至喜及夫多稼雲如薿薿彌望奄觀銍艾傴然覩崇墉之積饜豐年之歌動高廩之詠田里熙熙物情交暢以巳之樂而為衆樂因衆之安而為吾安是乃平昔明農私有所得於此也其為稼也不亦宜乎余曰四民之分各有攸業而進莫榮於仕退莫安於農仕則思吾所當安而明夫學之用也農則安吾所當遇而樂其身之適也若當仕

而農將貽老農吾不如之鄙當稼而仕恐涉大易知進不知退之譏然進而懷靜退之心不猶愈於退而存不已之念也歟崔君其艾服官政而於進退能先求其所安而安之而後思已之所安是亦先憂其所憂而後樂其所樂之意也作稼齋說貽之

李郎中二子名說

郎中李侯正卿有子二人俱教之讀書從㫫孫問學其勉勵資藉之者甚力其長姿頗篤厚次則似涉輕俊然

奉若父命周旋唯謹一日請訓名字於予廼告之曰古

人立名命字取義多端俱不若酌其才性優劣即為教

誠而抑揚之最為親切夫篤學者必藻之以才華所以

彬其文質也故其長用質命名而字之華甫輕俊者須

濟之誠實所以備其材德也故次者名之以俊而誠甫

字焉嗚呼二子今而後當克制其偏勝涵養其不足以

造夫中庸之極他日立身行已不致有過不及之差庶

克荷汝父平昔提誨之責尚佩服之母斁

秋澗集卷四十六